

暗夜中的微光

作者: 戲言使水銀

Powered by [紙言](#)

1 一切的開始

- 『你看看你把那個學生害成怎樣，你有羞辱之心嗎？』
- 『你這種人只懂得在網絡上說別人壞話，現實中肯定是一個失敗者。』
- 『你對那個學生的做法實在太過分了，你需要反省自己的行為。』
- 『你的行為讓人感到非常失望，你自己有沒有想過後果。』
- 『你對那個學生的做法毫不留情，太殘忍了。』
- 『如果你能夠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問題，或許你會懂得手下留情。』
- 『你這種人只會用傷害別人，真是心理變態。』

我看著網絡上對我的指責，我沒有辦法討好所有人，無論做甚麼，總會存在不同意的聲音，我無法改變每個人對我的看法。

我會繼續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至於其他人的看法？

很可惜，我才沒空顧及所有人。

至於我為甚麼會被罵，便需要由數天前的事說起了。

* * *

那天是星期二，我去了一家我經常光顧的店吃午餐。

我不喜歡在人多混雜的時間出門，所以那天我到達餐廳的時間是下午的14:00。

在一個學生應該上課的時間，我偶爾會在這店看到一個穿著校服，由外表看起來應該是高中生的女學生在悠閒的看書。

這位女學生身材嬌小，留了長髮，給人一種文靜、斯文的感覺。她有一雙大眼睛，給人感覺非常精神。

我不知道她為甚麼逃課，但她所給我的感覺是她並不是那種想要逃避學習、貪玩的學生。

不過在旁人眼中，我這邊二十多歲的男人在下午慢條斯理的在餐廳吃飯應該也會給人一種不務正業的感覺。

我瞥了一眼她在看的書，雖然我無法看到書名，但是當我看到封面時，馬上就能夠辨認出這本書來了。

她竟然在看仰望半月的星空，對方正在看我也看過而且非常喜歡的那本書。

不過我是絕對不敢在街外看這書，這本書實在太催淚了，我不會想在街上一邊看書一邊哭。

雖然我認出了那是我喜歡的書，不過我並不喜歡跟陌生人交流，所以我只是在她附近找了個位置坐下然後點餐。

雖然我一開始沒有打算與她交流，但最終卻因為她看的書而與她扯上了關係。

2 多管閑事

我專心的吃東西，吃完後玩了一會兒手機然後就離開了餐廳。

我剛離開餐廳，便在餐廳外又一次碰上了剛才遇到的女學生。起初我並沒有留意到她的存在，但是我聽到責罵聲後，便看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我看到一個男學生正在大聲地羞辱她。

「像你這樣只會讀書的笨蛋」

「你平時不是很厲害的嗎？連逃課也沒人管，現在怎麼突然不說話了。」

她並沒有說話，只是低著頭。

「在老師面前還不是會說話嗎？怎麼現在完全不說話了。」

「是因為看太多書所以才變成個不會說話的笨蛋？」

男學生一邊說一邊指著她所拿著的书。

「怎麼你這種人逃課就沒人管，我逃課便要受到責罵，太奇怪了。」

我打開了手機的錄影功能，把手放下並且把鏡頭向著男學生，然後走到他旁邊向他提問

「打擾一下，請問看太多書會變成笨蛋的嗎？」

男學生有點錯愕，他肯定沒想到在罵人時會被插話。

我等了一下，但男學生仍然沒有反應。

「這次輪到你變成不會說話的人了嗎，看來不會說話和看多少書並沒有關係」

男學生明顯感受到我的惡意，看我的眼神由錯愕變成了憤怒。

「你是誰？你看不到我正在跟她說話嗎？」

「你確實在跟她說話，但我完全看不出她想跟你說話，她只是被逼聽你的廢話吧。說起來，你跟她差不多，現在變成你被逼聽我的廢話。」

男學生聽完我的話後，臉色越來越糟。

他憤怒地指著我大吼「你這混蛋，我在教訓她和你有甚麼關係？」

「冷靜點吧，你看，你嚇到她了。」

男學生並沒有冷靜下來，他上前想揪住我的衣領。

「怎麼了！你剛剛不是很多廢話的嗎。」

我向後退了一步，他的手落空了。

「你這混蛋。」

我躲開了他的手後他更加失控，這次他向我揮出了一拳。

由於情緒激動，他的拳頭完全沒有技巧可言，我輕易的躲開了數拳。

我一邊躲一邊在想怎樣結束這鬧劇，我應該說自己倒楣嗎，看來這就是多管閑事的下場。

好吧，那就懲罰一下這白痴吧。

當我想到一個不錯的結局後，便把他正在向我揮拳的手從旁捉住，這樣他拳頭的方向和力度便變成了由我來控制。

我捉住他的手讓他的拳頭輕輕碰到我的臉，然後向後坐在地上裝成很痛的樣子。

當我向後坐的時候我還捉住他的手，令他完全失去平衡，臉朝著地面倒下，只能用自由的手作支撐來按向地面。

我不用看也知道他這隻手的下場是甚麼，這麼大的衝擊下用手按向石屎地，相信他的手會變得血肉模糊。

在旁人眼中，大概是看到他重擊了我的臉，所以有數個圍觀的人在我們雙雙倒地後便把他拉開他痛得臉色發青，但是故作鎮定裝作沒有受傷。

他雖然想繼續攻擊我，但是被數人拉住，無法再次襲擊我

看來這場鬧劇終於結束了。

我在圍觀群眾中看到了餐廳的老闆，我們目光對視了。

身高一米九並且非常強壯的老闆在人群中特別顯眼，這時他用手指公朝自己的餐廳指了指。

我向他點了點頭。

我起身的時候看到女學生仍然呆住了，我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然後指了一下老闆，跟她說我打算到餐廳休息一下，問她要不要來。

她沒有說話，只是點了一下頭並跟著我們走向了餐廳。

至於那男學生最後怎樣？我才沒有興趣知道，我只要知道他被一堆人拉住無法再襲擊我便行了。

3 驚魂未定

剛開始時她走路走得有點戰戰兢兢，我跟她說了一聲「沒事的，他今天肯定不會再騷擾你了。」她只是輕輕的點了一下頭，看來還是很害怕。

我們走了一會兒便到達餐廳了。

餐廳跟外面如同兩個世界，共有十多張桌子能容納超過五十人的餐廳中只有零星的客人，而且沒有一點噪音，只有輕快的音樂。

餐廳內的空調令我原本有點發熱的手掌和臉感到非常舒適。

她很自然的走到了之前坐過的角落位置坐下，我很自然的坐到了她的對面。

先我們一步回到餐廳中的老闆這時拿了藥箱出來給我，並且跟我說可以隨便使用。

她看起來有點驚惶未定，相信腦袋還不能正常運轉，所以我也沒問她想喝甚麼便給她點了飲料。

老闆放下藥箱的同時我跟老闆點了兩杯飲品

「請給我們一杯水和一杯熱巧克力。」

「好的，請等一下。」

這時候現場只剩下我們兩人。她低頭看著桌子一言不發。

我開始有點後悔邀請她一起到餐廳休息，因為我雖然能夠跟陌生人交流，但我並不喜歡與陌生人過多接觸。

不過，如果沒有人主動說話，我們雙方都會一直沉默下去，所以我嘗試主動跟她說話。

「你還好嗎？剛剛應該嚇到你了吧？」

「我沒事。」她目光完全沒有離開桌子，非常簡短的回答了我一句，然後繼續保持沉默。

「剛剛那個應該是你的同學？他平常都是這樣跟別人相處的嗎？」

我不想逼問她太多關於她的事，所以把話題引到了剛剛那白痴身上。

「對呀，平常就是那樣。」

「那你可以放心了，他我猜他暫時無法去學校，或許之後還會轉學。」

「嗯？」

他用疑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不過很快又把目光一直放在桌子上。

「我猜的，他今天把事情鬧得這麼大，大概會被罰休學一段時間吧，運氣不好說不定還會被開除。」

「那就好了。」

我這樣說完，她似乎稍微放下了心，表情也變得輕鬆了一些。

這時，老闆端上了我們點的飲品。

「還有其他需要的東西嗎？我可以叫店員去幫你買回來。」

「不用了，謝謝。」

大概是看到我沒有碰他的藥箱，所以老闆問我是不是有其他想要的東西。

我的臉完全沒有受傷，只是被輕輕碰了一下所以看起來有點紅，在有冷氣的环境下休息一會兒相信很快便會恢復正常了，不過這裡知道這事的可能只有我吧。

「那你有需要的話，告訴我吧。」

「好的，不過暫時不用了，謝謝你。」

我雖然經常光顧這家餐廳，但我一向不太喜歡與人有過多的接觸，所以跟老闆一直只是維持眼熟的關係，最多只是偶爾打一下招呼或是閒聊數句。

這次他主動邀請我到店裡休息，並且提供這麼多幫忙令我非常感謝他。

我把熱巧克力放到她面前。

「先喝一口熱巧克力吧，應該可以讓你放鬆一點。」

「嗯，謝謝。」

她看起來有點怕熱，非常笨拙的用雙手拿起杯子，然後輕輕喝了一口便放下了杯子。

「很熱的，小心點，不過這家店的巧克力味道不錯的，你等一下仔細嚐嚐。」

我這樣說完之後她好像有點意外，原來她也喜歡這家店的巧克力。

在那之後我們聊了一會兒關於食物的話題。

我們聊了大概半小時，我看他好像放鬆了一點沒有那麼繃緊，而且她的飲料也差不多喝完了，便提出時間不早了，是時候該離開了。而且她剛剛原本便打算離開，只是被無聊的人和多管閑事的我耽誤了這麼久，實在不應該再打擾她。

我跟老闆要求結帳，不過老闆說這次請我們，我再三堅持想付款，不過老闆還是不願收錢，我只好作罷。

在一旁的她看起來亦都感到很無奈，看來她原本是打算搶著要付款的。

在餐廳門口，我問了一下是否要把她送到最近的車站，但她婉拒了我的提議。

於是我們就這樣各自離開了。

說起來我連她的名字也沒有問，不過也許這樣更加好，與人保持適當的距離才適合我。

4 網友

我在回家前先去了附近的大型日式超市。

買了足夠吃一周的食材和一大堆杯麵及零食，這樣即使因為多管閑事引起甚麼麻煩事也可以暫時先躲在家中。

還好我是一個人住，需要顧慮的事不算太多。

回到家後我便把需要放到雪櫃的食材全部塞到雪櫃然後便去了洗澡。

我習慣回到家後馬上洗澡，這樣能使我放鬆並保持家中的清潔。

洗完澡後，便終於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了。原本是打算吃午餐後隨便買點東西來煮晚餐便回家，想不到行程變得那麼厲害。

我躺在床上開始玩手機，想不到我的網友竟然找過我。

我有一群認識了十多年的網友，在初中時一起打網遊時識的，想不到時間過得這麼快，我現在已經 26 歲了。

最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們的關係能維持這麼久，當年甚麼網遊火便一起玩那網遊，一起建公會，一起打王。

即使現在長大了不再玩網遊仍然會聊一下生活上的事聊一下動畫或是一起在網上玩日本麻雀。

我打開了聊天室，我的網名是朝霧海斗，用了很多年的網名，大家的網名好像也跟當年一樣，沒有太大的變化。最有趣的是群中不少人現實中的職業跟網名中那角色的職業是一樣的，每次想到這一點我都會感嘆時間過得非常快，當年一起打網遊的小孩現在已經長大了。

朝霧海斗：甚麼事？好像很多人找我。

八神庵：在甜蜜工房店外跟學生打架的應該是你吧？

甜蜜工房就是我今天去那餐廳的名字，和餐廳老闆外形完全不相符的名店。

朝霧海斗：竟然被你發現了，對呀，那個就是我。

八神庵：很難發現不到吧，這家店你推薦了數次，另外這種時間出現在那裡的人應該不多。而且有人把你們打架的影片放到網上了，身高大概 1 米 7 5，長著一副全世界都欠了你錢的臭臉的人我們馬上便想到你了。

雖然我發過自己的照片給他們，不過從來沒參加過聚會，想不到會被他們認得出。

小和和：那人果然就是你，那學生沒事吧

成步堂：那學生真不幸，隨便找個人打架也要比你打架要好

朝霧海斗：說話真難聽，我才是被打趴在地上的一方吧

小和和：剛開始我們的確是這樣想的，不過有專業人士解釋之後我們便不這樣想了

八神庵：你這傢伙是故意的吧，你被打到臉之前你已經控制住了他，你要令他停手或是反擊他也是非常簡單的事。然而你卻選擇裝作被他打了一拳，然後把他摔在地上。

這傢伙不愧為學過不同武術的全職泰拳選手，竟然被他發現了。

朝霧海斗：冤枉呀法官大人，我差一點就被打死了，還好有一堆人在我倒地後跑去捉住了他，沒有人制止他的話我現在應該早就打死了。

八神庵：裝得真像，不過若果打架的不是你，我也不會想到有人用這麼毒辣的方法來打架。

朝霧海斗：我這個人畜無害的善良市民被這樣冤枉你們是不是應該有人站出來指責他。

八神庵：我突然想起了我們當年打網遊的事，有一款網遊我們公會跟另外兩家公會每天都鬥得死去活來，想爭最強公會的頭銜。我們整個公會都在努力練等級或是去弄更好的裝備想變得更加強，然而有一個人卻不練級，而是跑去煽風點火，令那兩家公會變成死對頭，最終他們每天鬥得死去活來，沒有變強反而變弱了，我們便坐收漁翁之利吸納了部分他們的會員，而且沒有人來打擾我們練等級。

朝霧海斗：你不會又想說那個煽風點火的人就是我吧。明顯是他們不知甚麼原因而打起來了，與我無關。

八神庵：呵呵，能想出那麼陰險的事而且有能力實行的人應該只有你吧

朝霧海斗：@成步堂 他一直在抵毀我的名聲，你能不能處理一下他

成步堂：沒問題，你把20萬美元匯到我的瑞士銀行客口我幫你處理了他

朝霧海斗：你能不能用合的方法來處理了他，你是律師吧！

成步堂：沒問題，我會用在某些國家合法的方法來處理了他

十神白夜：怎麼我覺得你們關心的地方錯了，海斗你最後把那學生妹帶走了吧，快點說一下之後的故事

小和和：看來這個才是重點，海斗你趕緊老實交待一下你和學生妹之後發生的事

在那之後我被逼問了各種各樣的細節，我那群網友突然全都變成了戀愛專家，教導了我一大堆跟異性相處的技巧。

這個群好像有三四十人，隔了這麼多年仍然活躍的人竟然有十多人。

還好這個時間只有數人上線了，不然的話我不知要面對多少戀愛專家。

我跟他們聊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當我感到有點肚餓時便說了聲是時候該去做晚飯了，之後便果斷關掉聊天軟件。

5 她的電話號碼

我弄了個晚餐然後便開始看美國的股票，一直看到凌晨4點我才筋疲力盡的倒在床上，直到第二天的下午12點才醒來。

一般我都會選擇再休息一下，然後在人沒有那麼多的2點左右便出門吃午餐。

不過這天我選擇了自己在在家簡單的煮點東西吃，然後開始觀察我昨天跟那小鬼打架的各種留言。

據我觀察，網上暫時只流傳了兩條影片，兩條影片都是由小鬼向我揮拳的時候開始拍攝。

我看了一下昨天我所拍的影片，非常完美的拍了整個過程，拍了一點他欺負女學生，然後由我插話拍到了我被擊倒在地上，當有人拉住他的時候我才停止了錄影。

當我看由第三者所拍攝的影片時，不得不感嘆自己真是被拍得非常窩囊，由裝帥躲了他數拳，直到被擊倒在地下，完全沒有任何的反擊。

一個1米75的男人被一個只有1米7的小鬼打到坐在地上，畫面要有多難看有多難看。

不少網上的言論是恥笑我沒有還手或是閃避值不夠高，只躲了數下便被打趴在地上，餘下的則是指責他那麼暴力。

由於沒有甚麼特別需要留意的留言，所以我簡單看了一下，然後便一直看動畫直到晚上。

晚上又是隨便弄了點東西吃，之後便看股票，最後凌晨才睡覺。

第二天下午醒來時我再次看了一下網上的言論。

這次終於有點有意思的東西出現了。

那小鬼原來是德義書院的學生，名字是陳健謙。想不到這個低EQ的小鬼竟然是名校的學生，要進這中學好像很不容易。

好像有數人自稱曾經被他欺負過，不過不知道是真還是假，不過真的還是假的對我來說也沒有甚麼意義。

我原本是打算去甜蜜工房吃午餐的，不過運氣不好的話說不定會被記者騷擾，還是明天再去算了。

據我推測記者應該會向附近的商鋪進行訪問，若果知道了我經常去甜蜜工房說不定會埋伏在那裡，等我出現後便訪問我。

若果我的運氣再壞一點，那麼說不定記者會知道我住在哪，這種時候如非必要還是不出門比較好。

由於這不是甚麼大新聞，隔了數天熱潮也差不多過去了，若果浪費人手來伏埋兩天也等不到我的話，那麼第三天放棄的可能性非常高。

這天我也是悠閒地在家宅了一整天，晚上忙了一下股票後凌晨才去睡覺了。

當我再次醒來時已經是下午，我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出門，相信今天出門被記者埋伏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一如既往選擇了去甜蜜工房吃午餐，我已經整整兩天沒有吃新鮮的甜品了。

我跟店員點了意粉，飲品及甜品。

點餐後我便開始玩手機，這時老闆突然走過來我這邊。

想不到他竟然是來關心我的傷勢。

而且他還遞了一張紙給我，一張印了一個非常可愛的公仔的紙。

紙上面寫了一個電話號碼，旁邊寫了一個「晴」字。

原來那女學生在我打架之後第二天的下午便在這裡等我，可惜我沒有來，聽到老闆說我是這裡的常客後，她便把這張紙給了老闆，請他轉交給我。

沒想到她會主動跟我聯絡，她給我的感覺不像是那麼主動的女孩。

我跟老闆道謝後，把那張紙放進褲袋裡。

由於之前買了非常多的食材，我暫時不需要買東西，所以吃完午餐後，我在公園裡散步了一會兒，然後回家了。

回到家後我便去了洗澡，然後便躺在床上休息。

這時候我想起了那女孩留了給我的電話號碼。
我拿起了電話，開始在想發whatsapp給他時應該寫甚麼開場白。

6 打招呼

我想了差不多十分鐘，終於想到了開場白應該寫甚麼。

我拿起手機，打開whatsapp發了一條訊息給她。

我：你好，你應該是阿晴？我是星期二在甜蜜工房跟你一起聊了一會兒食物的那個人。今天我去甜蜜工房時老闆把你的電話號碼給了我。

為了不增加她的罪惡感，我沒有提起打架的事。

不到十分鐘後我便收到了她的回覆。

晴：你好，上次真的非常感謝你，我當時一直被陳健謙糾纏，他說的說話越來越難聽，害我都不知道應該說甚麼。

晴：請問你的傷勢如何？當時我腦袋一片空白，沒有馬上看你受傷的情況，令你為了幫我解圍而受傷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我：不要緊，我只是路過然後插了一下話，之後就被打了。純粹是因為我嘴賤或是長得太欠打了，受傷的事跟你沒有關係，不用放在心上。

晴：你也太會說話了吧，總之謝謝你。

我：會說話的是你吧，感覺上你用文字來交流時社交能力馬上升了數十級。

晴：對啊！用等級來計算的話，用文字來交流時我的社交能是50級，用電話聊天時便只有10級，面對面交流的話便會變為1級。

我：那麼你帶一塊板在身上，有人跟你說話你使用文字來回覆他，那麼你的社交能力便有50級了。

晴：這提議不錯，遇上太混蛋的人我還可以用那塊板來打飛他。

我：怎麼我覺得第一個被打飛的就是我這個口沒遮攔的人。

晴：我才不會打恩公。對了，下次碰到你時要請你吃東西！我都還沒正式感謝你。

用文字交流的阿晴跟現實中的阿晴感覺上完全不一樣，用文字交流時她更加活潑和開朗。

在那之後我們斷斷續續的聊了很多沒營養的話題，直到晚上11點她說差不多要去睡覺了，然後我們才結束了這天的交流。

7 再次見面

在第二天，阿晴也主動跟我聯絡，自此我們便每天都會聊天。我們沒有談論太深入的話題，大部分時間都在相互取笑和開玩笑。比起真誠的交流，這種輕鬆的交流令我感到更加舒適。

雖然她說下次見面要請我吃東西，不過我們並沒有約好甚麼時候見面。在我們聊了差不多一周，我都差點忘了有人說要請我吃東西時，我竟然在一個平日的下午在甜蜜工房內遇到阿晴。

當我在猶豫應該裝作沒看到她還是跟她打招呼時，她已經發現了我，微笑著向我揮手打招呼，我只好走向她跟她打招呼。

現在已經是下午 2 點了，她穿着校服非常悠閒的在吃甜品，看來又是逃課了。

我們在使用 WhatsApp

聊天時很少談論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不知道她逃課的原因。既然她沒有主動告訴我，那我也不會主動問她，我們之間維持着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今天竟然沒有一邊看書一邊吃甜品，你的《仰望半月的星空》看完了？」

我一邊問問題一邊坐到她對面，當我問完問題後，她有點吃驚地看着我。

「你竟然留意到我之前在讀甚麼書，那時候我們還不認識吧。」

「對啊，我當時非常期待看到你一邊看一邊哭的畫面，可惜當時這畫面沒有出現。」

《仰望半月的星空》在我看來是一本非常感人的小說，裡面有許多催淚的情節。

「你是心理變態嗎？」

「帶這種有無數催淚情節的小說出門看的人才算是變態吧，或者應該稱呼你為自虐狂。」

「欣賞一個自虐狂虐待自己應該不算心理有問題，或許自虐狂期待的是別人欣賞她虐待自己吧。」

「我越來越明白為什麼陳健謙忍不住出手打你了，你實在太讓人生氣了。」

「或許是因為他羨慕我長得比他高和比他帥，他過於自卑所以用暴力來發洩情緒吧。」

「如果我長得像你那樣，應該就不會被打，真是羨慕你。」

雖然我嘲笑過她的外貌，但客觀來說，她是一個長得非常可愛的女孩。

「如果坐在你對面的是其他女孩而不是我，你應該早就被打到被送入醫院了。」

「如果坐在我對面的是其他女孩而不是你，我應該不會這麼坦白地告訴她外貌的問題。」

她白了我一眼，沒有繼續這個話題。

在她沉默的時候，我拿起了餐牌。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打算請我吃東西，因為我不太清楚她的經濟情況，所以我只點了便宜的甜點和飲料。

雖然完全吃不飽，不過若果她真的為我付款也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8 生死觀

「如果你是《仰望半月的星空》中的男主角，有一個患有絕症的女朋友，那麼你會怎樣跟她相處？」

「哦，不對。應該先問你，你認為有絕症的人應該談戀愛嗎？」

《仰望半月的星空》這本小說是講述一位患有心臟病的女孩的戀愛故事。

我在想她是在問有關小說的問題還是她患有絕症，所以才會這樣問我。

不過由於完全沒有用來推理的材料，再怎樣多想也沒有用，所以我只是直接回答了她的問題。

「想談戀愛便去談，沒有甚麼應不應該。」

「即使沒有絕症也有可能突然離世吧，絕症只是讓你知道自己大概還有多少日子，我倒是覺得知道自己餘下多少日子是一件好事。」

「假如我知道自己只餘下一年的生命，那麼我便會專注於自己想做的事，令自己過得更加快樂」

「若果我不知道，但是突然死亡的話，那麼到我死亡那一刻為止，我應該還在為那個不知甚麼時候會完結的人生做準備，結果甚麼也沒享受到就死了。」

「但是若果談戀腹的話被留下來的太痛苦了吧。」

「那麼你會希望自己一生都沒遇到喜歡的人，還是即使相處的時間短一點，但是會遇到喜歡的人？」

她並沒有說話，而是把背脊靠在椅背上開始思考。

「怎麼了，聊的東西突然這麼哲學，吃錯東西了嗎？」

「不是你先提起《仰望半月的星空》的嗎！」

這時我所點的甜品送了過來，這次我所點的是原味梳乎厘。

「怎麼這次會點了原味？之前你不是說過喜歡多配料的梳乎厘，而且還說喜歡加雪糕的嗎？」

第一次跟她聊天時我看到她非常緊張，所以隨便找了個話題跟她聊一下，想不到她還記得我說過甚麼。

「原味能品嚐到雞蛋的香味和外脆內軟的口感，越簡單的食物越難做，偶爾應該吃一下原味，品嚐它原本的味道。」

這時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看來並不是太相信我所說的話。

9 補習

我一邊吃梳乎厘一邊跟她閑聊。

這時她看了一下手機然後感嘆地說。

「還有數小時就要去補習了。」

「每天也要去補習嗎？」

「對呀，我覺得即使要去也不用去得這麼頻密。」

她一邊這樣說一邊嘆氣，看來是非常討厭補習。

「看來你是被父母逼你去補習？有試過反抗嗎？」

「反抗嗎？好像沒有真正的反抗過，大概反抗也沒用吧，他們只是讓我按從他們的想法去做，並不會關心我怎樣想。」

「先嘗試反抗一下吧，盡量爭取減少去補習的日數。」

「至少讓他們知道你的想法吧，你不是他們的扯線木偶，即使他們不聽也應該先嘗試把你的想法說出來。」

她聽完我的說話後，皺起了眉頭，並沒有說話，看起來非常猶豫不定。

我換了一個另類的方式來鼓勵他行動。

「跟我聊天時不是伶牙俐齒的嗎，怎麼突然變得這麼懦弱。」

她瞪了我一眼，之前所表現出來的猶豫不定完全消失了。

「若果能減少補習的日數，那麼你突然多出來的時間會做些甚麼？」

「你突然這樣問我還真想不到。」

「把時間拿去做喜歡的事情吧，比起每天去補習，適當的放鬆可以令你更加有學習效率。」

「的確是，但是若果成績倒退了我會被罵得很慘吧。」

「那你需要等時光機發明了，然後比較每天學習的你和偶爾會放鬆的你的成績才知道成績是不是倒退了，成績倒退了可能不是因為你休息了而是因為試卷變難了或是剛好考的範圍是你不擅長的東西。」

「哈哈，該說你有道理還是在說歪理。」

「誰知道，只要對方認為正確便是有道理了，對方不認同便是歪理。」

「厲害，你以前就是這樣用歪理說服家人讓你去玩的嗎？」

「誰知道呢。不過年輕的時候的確要多玩一點，不然長大了便沒有時間玩了。」

「年輕的時候嗎？你說得自己好像很老似的。說起來你多大？我好像不知道你的名字和年齡。」

10 阿晴的年齡

「那是因為你太笨才不知道吧。」

「怎麼可能會知道！」

「是嗎，我倒是知道你的年齡和中文全名。」

「不會吧？」

「年齡是15……」

由於我是根據她的年級來判斷她的年齡，有可能有一歲的誤差，所以我一邊說一邊觀察她的反應，如果她的反應看起來在說不是15，那麼便改口說16。

「對了，就是15，我差點就忘了你的年齡。」

「甚麼！你為甚麼會知道的。」

「當然是因為我比你聰明。」

「等一下！你是怎樣知道我年齡的。」

「因為你有一個好朋友叫陳健謙。」

「首先他不是我的朋友，然後我的名字和年齡和他有甚麼關係？」

「既然你跟他在街上吵架，那麼你們很高可能性是同年級，那麼年齡應該是一樣的。」

「由於他經過上次的事件之後變得非常有名，只要動一下手指便能在網上找到他的個人資料。」

「你也是上次事件的主角之一，那麼要找到你的資料也不難。」

「這麼容易就找到的嗎！？」

「對呀，畢竟在網上匿名罵人的人實在太多了，反正匿名罵人沒有後果的。」

「很多人罵的嗎？」

「誰知道呢，一個人做再多的好事也可能有人看他看不順眼。」

「你認為是十惡不赦的人說不定也有人讚揚他，所以別人怎樣評價便讓他評價吧，自己生活得開心便可以了。」

「你也說得太簡單了吧，對我來說很難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她一邊說，一邊把背脊靠到椅背上，看來別人的看法對她的影響很大，令她很困擾。

「慢慢來吧，你又不是機械人，性格不是說改變便改變了。」

「對了，你的好朋友陳健謙之後還有騷擾你嗎？」

「你有聽我說話嗎！他不是我的好朋友。」

「在那天之後我便沒有見過他了，聽說他住院了。」

看來他果然傷得很重，竟然隔了一周還沒出院。

不知他出院後會不會來找我麻煩，若果會的話那麼肯定非常有趣。

以他的智商，說不定連自己為甚麼受傷也不知道吧。

「這不是很好嗎，這樣就沒有人騷擾你了。」

「對呀，我不太擅長應付他，而且他經常來找我麻煩。」

「不說這些了，對了，說了這麼久了，你還沒告訴我你的名字和年齡！」